館務工作

館藏和刻本《二十七松堂文集》板本述略

特藏組 謝鶯興

《二十七松堂文集》十六卷十冊」,清廖燕撰。卷一收「論」九篇,卷二收「辨」十三篇,卷三、四共收「序」三十一篇,卷五收「題詞」十五篇,卷六收「疏引」十三篇,卷七收「記」十六篇,卷八收「文」六篇,卷九收「書」十九篇,卷十收「尺牘」六十二篇,卷十一收「說」二十二篇,卷十二收「書後」十六篇,卷十三收「跋」二十四篇,卷十四收「傳」十六篇,卷十五、十六收「誌銘墓表」共四十一篇,合計十四種,二百九十七篇。

整理館藏是書時,第一冊之首葉即附日人鹽谷世弘²<刻二十七松堂集序>,云:

古今能文之士,非好奇也,所遭之境奇,則文亦從而奇焉耳。朱明之季,制義敗才,奄豎敗政,黨禍敗人,而闖賊韃虜遂敗國矣。士生乎斯際,抱負器識,而不得其位者,不能釐革敝制,以養天下之才;不能誅逆奄以培國脈;不能揚明哲保身之訓,以矯僣妄詭激之病;不能麾三軍之眾,以殲流賊驕虜;其忠肝義膽孤憤深慨之氣,鬱積磅礴,久而不洩,觸境而為文辭以自喜,若侯朝宗魏冰叔廖柴舟是已。讀三子之文,攷其所交游之士,一時草澤中,何其多奇材也,而又怪《明史》少傳其人者,豈三子欲奇其文,而張皇其人,華勝而實否與?將其人皆憤世嫉時,不欲見其奇,幽潛窮愁以死與?要之大史氏不傳,而文士傳之,明氏之多材,因以見於世,可謂文由境以奇,境亦由文以益奇矣哉。 監察妻木君酷好之,將梓之以惠後學,屬二本松儒員山田士文校正,徵予序。予雅奇廖文

¹ 按,鄧之誠《清詩紀事初編》卷八(頁 991-992)「廖燕」條云:「撰《二十七松堂 集》二十二卷。凡文十八卷,詩四卷。」台北明文書局,民國 75 年。

² 按,李子雄<和刻本「二十七松堂集」初探>參考日人近藤雄《日本漢文學大事典》 頁 278「鹽谷宕陰」條云:「鹽谷世弘,江戶(今東京)人。字侯毅,通稱甲藏,號 宕陰、晚香廬、悔山、九里香園。他自幼隨父句讀,十六歲入昌平黌讀書,師從 松崎慊堂。文久二年,與安井息軒(1799-1876)、芳野金陵(1802-1879)同任幕府儒 官、昌平黌教授,世稱『文久三博士』。鹽谷不墨守宋儒學,注重漢唐古文詞, 以實用爲宗旨,善寫文。」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》第4卷第4期,民國83年12月。

為朱明三百年之殿也,於是乎言。

以《明史》無傳,將之與「侯朝宗魏冰叔」並稱,又云「爲朱明三百年之殿也」,其意當指廖燕係明人或明之遺民。觀卷四<五十一初度自序>云:

歲甲戌九月二十六日,予五十有一初度,友某某攜酒就予稱觴,適 余《二十七松堂集》刻成,因取以為壽,曰,此予一部年譜也,僅 文集云乎哉。

明末甲戌爲崇禎七年(1634),若其時五十一歲,經過「闖賊韃虜遂敗國」 的生活,即進入清初亦僅六十多歲而已,然卷七<芥堂記>云:

康熙二十有一年(1682)七月日,家弟佛民於其居之北隅,面南築室成,額曰芥堂,屬予記之。

至康熙二十一年(1682),則廖燕應已九十九歲高齡。又卷八<哭亡兒湘文>云: 康熙歲次癸未(四十二年,1703),八月十五夜,吾兒湘道舍予而歿 矣,孰謂汝年甫生一十有九,竟舍予而歿耶。

至康熙四十二年(1703),廖燕已是一百二十歲,而其子卻僅十九歲,此種情況當屬少見,因此,廖燕生於明崇禎七年(1634)之推論,或許有誤。故檢索《明代傳記資料叢刊索引》³,卻未發現廖燕的資料;於《清代傳記叢刊索引》查得,在《國朝耆獻類徵初編》⁴有清人王源撰寫的<廖燕傳>⁵,云:

諱燕,字柴舟,廣之曲江人,生於崇禎甲申(1644),時值鼎革,廣東尚為明守。 卒於乙酉,是為康熙四十四年(1705),得年六十有二。

則<五十一初度自序>所言之「歲甲戌」,應爲清康熙三十三年(1694),而《二十七松堂集》刻成於此時,而往前推算,知廖燕生於明崇禎十七年(1644), 與傳合。

何以日人鹽谷世弘<序>所言,與清人王源<傳>所說不同,是因廖燕生時「廣東尚爲明守」,故有此說,抑其未見是傳,頗引筆者好奇,有意瞭解《二十七松堂文集》除了館藏和刻本外,臺灣地區是否另有其它板本?

-

³ 周駿富編,台北明文書局,民國80年10月。

⁴ 清李桓輯,收入《清代傳記叢刊》第 182 冊,卷 430,頁 385-389,台北明文書局, 民國 75 年元月。

⁵ 鄧之誠《清初紀事初編》卷八,頁 991,作「王源廖處士墓志銘」。台北明文書局, 民國 75 年。

近人是否有研究廖燕著作或生平事蹟者?

透過「善本古籍聯合目錄」⁶,知臺灣大學久保文庫典藏一本,題「日本文久二年(1862,清同治元年)日本東京書肆刻本」,與東海所藏相同。「圖書聯合目錄」著錄四種:一爲屠友祥校注《二十七松堂文集》,收在《宋明清小品文集輯注》,1996年上海遠東出版;二亦爲屠友祥校注,《二十七松堂文集》,收在《宋明清小品文集輯注》第3集,1999年上海運東出版⁷;三爲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籌備處校注《二十七松堂集》,收入《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籌備處珍本古籍叢刊》第三集,民國84年;四爲日本昭和52年(民國66年)東京古典研究會出版《二十七松堂集》,收於《和刻本漢籍文集》第17集。其中臺灣大學與東京古典研究會出版之《二十七松堂集》,與東海所藏係同一板本,而屠友祥校注與文哲所校注本亦以「文久二年(1862,清同治元年)」爲底本⁸。

近人對《二十七松堂集》或廖燕研究者,僅利用「中華民國期刊論 文索引系統」與「中國期刊網」兩種檢索,即有(依發表時間先後排序): 1.姚良宗<文即道也,道外無文--廖燕文藝批評論析>⁹,2.林子雄<和刻本「二 十七松堂集」初探>¹⁰,3.詹海雲<「二十七松堂集」導言:清初被遺忘的學 人--廖燕>¹¹,4.許祥麟<「擬劇本」:未走通的文體演變之路--兼評廖燕「柴

⁶ 在「全書圖書書目資訊網」中。

⁷ 兩種屠友祥校注之《二十七松堂文集》當是同一本,僅是出版時間及出版社的不同罷了,屠友祥<校注二十七松堂集小引>云:「廖燕的《二十七松堂文集》,清雋剛健,文奇思絕,爲清初思想界的一件代表作,廖燕自然也是清文一大家,然罕爲人道及,其著作現已成稀覯之物了。這次乘編纂叢書的機會,將其整理印行,供酷嗜異端者,痛讀快賞。」見《孔孟月刊》第37卷10期,民國88年6月。

⁸ 詹海雲<《二十七松堂集》導言:清初被遺忘的學人--廖燕>云:「此次中央研究院 文哲研究所所印行之廖燕集,係由日本、大陸集合目前所見之廖燕作品重新標點 整理而成。」見《中國文哲研究所通訊》第 5 卷第 2 期,頁 162,民國 84 年 6 月。 屠友祥<校注二十七松堂文集小引>云:「此次校注,以日本柏悦堂文久二年(清同 治元年,公元 1862)刻十六卷本《二十七松堂文集》爲底本。」見《孔孟月刊》 第 37 卷第 10 期,頁 47,民國 88 年 6 月。

⁹ 見《韶關大學學報(社會科學版)》1994年第1期。

¹⁰ 先發表於《圖書館論壇》1994年第3期,後發表於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》第4 卷第4期,民國83年12月。

¹¹ 見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》第5卷第2期,民國84年6月。

舟別集」雜劇四種>¹²,5.王煜<清初哲人廖燕>¹³,6.屠友祥<校注二十七松 堂文集小引>¹⁴,7.譚邦和<論明末清初文化啓蒙思潮中的廖燕散文>¹⁵等。

上述諸作,已詳於廖燕之生平,其初名燕生,字人也,號麓醒。後改名燕,字柴舟,廣東曲江人。明崇禎十六年(1644)生,清康熙四十四年(1705)卒,年六十二。十八歲(1661)補弟子員,二十至二十三歲(1663-1666)讀書於韶州綠匪山房,二十五歲(1668)決定放棄制舉專攻詩古文辭,三十四歲(1677)家產毀於兵災(妻子及二女皆死於是役),三十五歲(1678)編成《丁戊詩集》,三十七歲(1680)《二十七松堂集》初集刻成並改習醫,三十八歲(1681)改「燕生」爲「燕」,四十四歲(1687)參與纂修《韶州府志》,五十一歲(1694)《二十七松堂集》刻成,五十六歲(1699)辭卻諸生並撰文說明其意,六十二歲(1705)卒。16

並述及《二十七松堂集》的相關板本,如,屠友祥云:

此次校注,以日本柏悅堂文久二年(清同治元年,1862年)刻十六卷本《二十七松堂文集》為底本,參校以復旦大學藏二十二卷本《二十七松堂集》及廣東中山圖書館藏康熙三十三年刻十八卷本《二十七松堂集》,民國十七年韶州風度路利民印務刊印本。輯補入和刻本所缺文三十一篇及《四書私談十八則》《答客問五則》《山居雜談六十五則》,除文類相同者置和刻本相關之卷末外,其餘均收入附錄一,都為相當重要的文章。¹⁷

係「以日本柏悅堂文久二年(**清同治元年**,1862年)刻十六卷本《二十七松堂文集》爲底本」,覆核東海藏本之書籤及扉葉亦題「《二十七松堂文集》」,同爲「文久二年(**清同治元年**,1862年)刻十六卷」,惜並未詳細交待各種

¹² 見《文學評論》1998年第6期。

¹³ 見《新亞學報》第19期,民國88年6月。

¹⁴ 見《孔孟月刊》第 37 卷第 10 期,民國 88 年 6 月。

¹⁵ 見《華中師範大學學報(人文社會科學版)》2000年第4期。

¹⁶ 參酌詹海雲<「二十七松堂集」導言:清初被遺忘的學人--廖燕>頁 149-150,見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》第 5 卷第 2 期,民國 84 年 6 月。

¹⁷ 見<校注二十七松堂文集小引>,頁 47,《孔孟月刊》第 37 卷第 10 期,民國 88 年 6 月。按,論及《二十七松堂集》之板本者,詹海雲<「二十七松堂集」導言:清初被遺忘的學人--廖燕>頁 157 至 159「廖燕的著作」中,亦曾根據諸家論述,依時間排序論之,可參酌。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》第 5 卷第 2 期,民國 84 年 6 月。

刊本的板式行款,故據所見著錄之。

1.板式行款

單魚尾,四邊單欄。無界欄,半葉十行,行二十字。板框 12.7×15.4 公分。板心上方題「二十七松堂集」,魚尾下題「卷〇」、篇名及葉碼。

各卷之首行題「二十七松堂集卷〇」,次行上題「寧都魏和公先生閱」, 下題「曲江廖燕柴舟甫著」,卷末題「二十七松堂集卷〇」。

扉葉上題「文久二壬戌(1862,清同治元年)仲秋新刻」,右題「曲江廖燕柴舟著」、「寧都魏禮和公閱」,左題「吸霞山田徵校正藏梓 柏悅堂發兌」,中間書名題「二十七松堂文集」。

書末版權頁上題「書林」,下依序題「山田次郎八校點」、「京三條通 升屋丁 出雲寺文次郎」、「大96心齋橋南一丁目 敦賀屋兵衛」、「同 博 勞町 河內屋茂兵衛」、「江戶橫山町一丁目 出雲寺萬次郎」、「同 日本 橋通一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」、「同 二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」、「同 橫 山町三丁目 和泉屋金右衛門」、「同 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」、「同 同 所 內野屋彌平治梓」。

2.收錄序跋及藏印

卷首收錄日本文久二年(1862,清同治元年)鹽谷世弘<刻二十七松堂 集序>、清朱蕖<序>、清廖燕<自序>、<二十七松堂集總目>,並鈐有「逢 原堂記」方型硃印。

按,本館藏題「吸霞山田徵校正藏梓 柏悅堂發兌」究係據何板本 刊刻?鹽谷世弘<序>僅云「廖氏集舶載綦少,監察妻木君酷好之,將梓之 以惠後學,屬二本松儒員山田士文校正」,而詹海雲認爲:

柏兌堂本祇有文集 16 卷,與高綱本相較缺後二卷雜著;與鈔本相較,凡缺文 29 篇。其餘如:<四書私談>18 則、<答客問>5 則、<山居雜談>65 則,皆不載。書中有朱蕖序,而無曾璟<廖燕傳>、高綱序,其所據底本似為康熙時刻本,但有殘缺。¹⁸

若文久二年(1862,清同治元年)和刻本「所據底本似爲康熙時刻本」,則各 卷次行應有「寧都魏和公先生閱」字樣,惜未曾提及,詹先生亦未詳記其

¹⁸ 見<「二十七松堂集」導讀:清初被遺忘的學人--廖燕>,頁 158,《中國文哲研究 通訊》第5卷第2期,民國84年6月。

板式行款,無法據以比對其異同,殊爲可惜。

又,和刻本之扉葉題「吸霞山田徵校正藏梓 柏悅堂發兌」、版權頁題「山田次八郎校點」,與<序>云:「屬二本松儒員山田士文校正」,或爲同一人,林子雄<和刻本「二十七松堂集」初探>即提出:

筆者所見及和刻本《松堂集》之扉頁有二。較多見的一種上刻「文久二年(1862,清同治元年)壬戌仲秋新刻」,左上有題「吸霞山田徵校正藏梓」,下題「柏悅堂發兌」。因鹽谷序有「屬二本松山田士文校正」一語,故知此扉葉為初刊時刻,即初刊時,柏悅堂僅為「發兌」,書板非其所屬。另一種左邊僅刻「東京書肆柏悅堂梓」,且鈐有「柏悅堂藏板記」朱文印一方,則知和刻本《松堂集》之書板後被柏悅堂購藏,並重刻扉頁繼續發行。¹⁹

同爲和刻本,卻有兩次發行,一題「柏悅堂發兌」,一題「東京書肆柏悅堂梓」,則臺灣大學久保文庫所藏「日本文久二年(1862,清同治元年)東京書肆」本,係「書板後被柏悅堂購藏,並重刻扉頁繼續發行」之書,而本館典藏「柏悅堂發兌」,則爲初刊本。

雖然詹海雲<「二十七松堂集」導言:清初被遺忘的學人--廖燕>論及「廖燕的著述」中,列出已知的《二十七松堂集》有八種,然知館藏地的僅有:1.初集刻於清康熙二十年(1680),現藏廣東圖書館;2.容肇祖校本,存北京大學圖書館;3.鉛字排印本,存廣東中山大學圖書館。其它如:「北平圖書館所藏之《二十七松堂集》舊鈔本」,則云:「據趙貞信說:此書之雜劇《訴琵琶》、《鏡花亭》之格上均有評語,爲他本所無,皆廖燕同學爲之。」與題「周作人所見《二十七松堂集》」相同,顯示未見原書;「曲江家藏鈔本」、「高綱刻本」²⁰及「日本柏悅堂刊本」則未記館藏處,²¹由此來看,可見本館典藏和刻本的初刻本彌足珍貴。因此,本館典藏之和刻本《二十七松堂文集》當著錄爲:「《二十七松堂文集》十六卷十冊 清廖燕撰 魏禮閱 日本山田次郎八校點 日本文久二年(1862,清同治元年)吸霞山田徵校正藏梓本」。

19

¹⁹ 見頁 89、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》第4卷第4期,民國83年12月。

²⁰ 鄧之誠《清詩紀事初編》卷 8「廖燕」條(頁 991)云:「乾隆三年,高綱官韶州府 知府,始爲之刊行。」台北明文書局,民國 75 年。

²¹ 見頁 157-159,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》第5卷第2期,民國84年6月。